

# 妈妈花

□常禄芬

妈妈说:这朵花真好看  
我说:妈妈真好看  
  
站在花丛中的母亲笑了  
笑靥如花  
我笑着说:妈妈,您比花儿还漂亮  
妈妈说:死闺女,光说好听的  
抬手欲打状  
却爱抚地轻摸了一下我的头  
眼里爱意浓浓  
熟悉的动作  
熟悉的镜头  
记不清楚有多少次了

满头银发  
快九十岁的妈妈笑得爽快  
脸上那可亲可敬的皱纹  
深的浅的数不清  
组合成了美丽灿烂的妈妈花

妈妈静静地注视着一朵朵盛开的花  
我静静地凝视着妈妈的脸  
妈妈赏着花  
我读着品着妈妈花  
真想用手去轻抚  
轻轻抚平那浅的深的一道道皱纹  
轻轻抚摸妈妈花的每一瓣每一瓣

嗨  
那浅浅深深中所蕴含的故事  
又有谁能够抚得平抑得展呢  
认真端详仔细分辨  
分不清——  
妈妈的那一道皱纹是  
为养家糊口在田里劳作时留下的  
分不清——  
妈妈的那一道皱纹是  
春节前通宵为我们赶制  
新衣新帽新鞋时留下的  
分不清——  
哪一道皱纹是做饭洗碗时留下的  
分不清——  
哪一道皱纹是妈妈  
为奶奶洗脸洗脚时留下的  
还有哪一道皱纹是  
上小学时妈妈带我报名时留下的  
还有哪一道皱纹是  
上大学时想家匆匆回家看妈妈  
妈妈又催促我回学校  
步行几里地送我坐公交车时留下的

数不清忘不完  
妈妈的伟大无私和了不起  
妈妈花呀  
在百花丛中永远盛开得最鲜艳

妈妈默默地站着没说话  
我也默默地看着不说话  
妈妈回转身  
见我呆呆地  
用手点了一下我的额头说:  
傻丫头,想啥哩?  
哈哈  
妈妈您知道吗?  
在俺心中——  
您是永远值得俺骄傲的妈妈花

# 冬日张家沟

□合璧

恰逢暖阳天清幽  
周末再进张家沟  
长桥岸下观雕像  
圆楼台上望龙头  
披荆削藤寻古迹  
摩崖刻石留真旧  
更待温泉出深山  
伴山静居胜一筹

# 副刊之

掌尚鹤壁《河之洲》



电话:  
0392-3221776  
电子邮箱:  
hbrbhezhizhou@163.com



太行墨彩

逆风飞扬 摄

# 曹植与云梦山

□燕昭安

淇县云梦山是鬼谷子隐居授徒的地方,被称作中华第一古军校。“云梦山”是古名,明嘉靖末年改称“云梦山”,1992年以后收回“云梦山”。笔者曾于2006年6月1日在《鹤壁日报》发表《云梦山?云梦山?》一文,对其有过较为详尽的考证。那么,说“云梦山”是古名,“古”到什么时候?最近读书又有发现,早在1800年前汉魏时期,就有了“云梦山”之记载。

曹操的儿子,“才高八斗”的曹植,写给当时朝歌县令吴质的书信《与吴季重书》以及吴质回复曹植的书信《答东阿王书》中,都提到云梦山。

吴质(177年-230年),字季重,兗州济阴郡(今山东菏泽市定陶)人,汉末三国时代著名文学家,与三曹(曹操、曹丕、曹植)交往很深,与司马懿、陈群、朱铄被称为曹丕的“四友”。建安十七年(212年),吴质任朝歌县令,在此任上做了4年。

吴质的诗文深具建安文学风范,在《昭明文选》中,吴质及与吴质相关的文章达6篇;吴质的《答魏太子笺》《在元城与太子笺》《答东阿王书》,曹丕的《与朝歌令吴质书》《与吴质书》;曹植的《与吴季重书》。

《昭明文选》是中国最早的文学总集,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。在“文选”之前,文史不分,“文选”使我国自先秦以来文史不分现象有了明确的分界。入选“文选”的都是中华文化经典传世之作。

曹植、吴质为什么谈起“云梦山”呢?

曹操晚年曾经在立太子的问题上举棋不定,曹丕、曹植两兄弟“煮豆燃豆萁”,争斗激烈。围绕在两人身边的谋士自然也各为其主拉开阵营,勾心斗角。吴质是曹丕的贴心智囊,铁

杆拥趸。受益于一方就必定得罪另一方。曹植对吴质表面上谦和,内心恨得牙痒;吴质背靠曹丕这棵大树,对曹植不以为然,但也不敢得罪,表面上崇敬有加。

吴质作朝歌令,是被从京城洛阳贬出来的。当时曹丕还没当上太子,豆子还正煮着呢。吴质不甘心在基层耗着,天天盼着调回京城,没想到干了4年还没有动静。曹丕肯定帮忙,吴质就想给曹植也打打招呼,礼多人不怪。于是,就有了吴质与曹植的两封书信,于是就有了本文的话题:曹植与吴质都提到了云梦山。

曹植在《与吴季重书》中写道:“伐云梦之竹以为竿,斩泗滨之梓以为筝。”吴质给曹植回信《答东阿王书》中有:“伐竹云梦,斩梓泗滨。”

曹植是曹操之子、建安文豪,吴质是建安文学名家,俩人书信都拿云梦山说事。这说明,汉魏时期,云梦山在文人心目中的地位之尊、分量之重。

然而,以往有的学者在解读两文时,把“云梦”解释为湖北汉江的“云梦泽”,显然是弄错了。弄错的原因是后世读者不了解朝歌的风土地貌。两书信中的“云梦”,究竟是朝歌云梦山,还是荆楚的云梦泽?当然是朝歌云梦山。

为什么这样说呢?首先,曹植、吴质,三国曹魏的公子和大臣,都是饱学之士,他们书信往来所提之事差不多都在北方,特别喜欢引用当地的历史典故、风土民情,以显示其学识渊博、精通古今。两信中提到两个地方“云梦”、“泗滨”,“泗滨”离鄆城、东阿不远,那里是曹植封侯的地方;“云梦”,当然应该是吴质做官的地方。朝歌云梦山。写给朝歌令的信,怎么会撇开朝歌云梦山不提,而拿毫不相干的荆楚之地来做比呢?

曹植这里也引用“墨子回车”典故,是另有他意。他借此告诉吴质,先生您很有文采,在历史文化厚重的朝歌做官挺合适,你在那里干得不错,继续安安生生在那里做你的朝歌令吧!就这样,曹植客客气气否决了吴质的调动请求。

# 渐渐老去的我爸我妈

□步珂思怡

这一年,我爸妈死活不出门,就在家里憋着。我觉得这样不对,但又无计可施。我担心他们一直这么下去,身体没出问题,精神先垮了。他们为什么不出门?主要是害怕——害怕疫情反复,也害怕不会预约,扫码。

为了方便快捷,人们走到哪儿都要扫码。起初他们完全不会,后来被逼得也多少会些了,但操作得很慢。进超市、逛公园,都要站在门口摁半天手机,有时让人帮忙,又怕人家把手机拿走。其实无论是看门的还是排在后面的人,一般都会体谅老年人,也愿意帮忙,是他们自己又急又气,后来干脆就不出门了。

对于爸妈来说,自己摸索着玩手机是一码事儿,按人家要求操作手机是另一码事儿。大概从5年前,每周回家看爸妈,我都需要帮妈妈捣一下手机:她手机里总有什么东西会找不着,总有密码会忘记。每次看我随便点几下就能搞定,我妈妈都惊讶:“你又没学过,是咋知道的?”还会非常谦卑地感谢我:“多亏有你!”

我妈妈很严厉,我从小都是仰视她长大的,被她这么一说,我仿佛突然换了视角。我也纳闷儿:“这么简单的事儿,她咋就不会弄了呢?”但我不敢把这话说出来,生怕打击到她。

我爸爸也早就不是那个可以帮人修电脑的我爸爸了。但似乎为了维持自己科技弄潮儿的人设,我爸爸不肯张嘴问,加上他本就是个寡言的人。偶尔有的东西实在不会弄,让我帮他捣捣,看到他手机满屏都是来路不明的垃圾程序,肯定都是他无意间下载的,我就默默帮他删删。

另一次,全家去吃饭。那家餐馆也是要求数客自己扫码点餐。我妈妈信誓旦旦表示,今天必须请客,并且必须亲自试下怎么操作。她终于小心翼翼点完,准备下单时突然收到一条微信,点餐页面不见了,只能重来。重新点了一遍,付钱时她误触了页面上蹦出来的抽奖按钮,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,最后只能我来。

我妈妈想给孩子花点儿钱都花不出去,气得直骂:“这还给不给人留活路了?要是我自己,我扭头就走,不吃了!”

其实我妈妈玩得挺溜的,常沉迷玩手机到忘了自己颈椎病不该长时间低头。

早在2014年,她就开创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,图文并茂地发表他们知青时代的故事。平日里她爱在逛公园时用手机拍照,还参加公园举办的摄影比赛并获过奖。每隔一年半载,她会把外孙的照片视频做成电子影集。她也很会网购,在网上跟邻居拼团买水果,给外孙网购日用品。我家几乎每天都会接到快递。

我爸爸更是时刻盯着手机玩。我每天都会收

到他微信群发过来的大小新闻和养生知识。他和我妈妈比着用手机拍照,也疯狂网购到我妈时常抱怨家里放不下那么多乱七八糟。

我爸爸在科技时尚方面一直是弄潮儿。上世纪90年代中期,我家就有了386电脑。虽然他说是为了办公用,但我印象中其实更多看到的是他在玩纸牌和扫雷。后来随着科技进步,我家电脑也跟着更新换代。等到各家亲友都有电脑了,我爸爸还经常去帮别人家修电脑。

QQ、MSN、Yahoo Messenger 我爸爸都有账号,他还曾和我的好朋友用MSN聊天。我爸爸比我更早用微博。我的第一台触屏智能手机是2012年底他给买的。是我爸爸领我走进移动互联世界的,他自己却不知不觉被关在了门外。

对于爸妈来说,自己摸索着玩手机是一码事儿,按人家要求操作手机是另一码事儿。大概从5年前,每周回家看爸妈,我都需要帮妈妈捣一下手机:她手机里总有什么东西会找不着,总有密码会忘记。每次看我随便点几下就能搞定,我妈妈都惊讶:“你又没学过,是咋知道的?”

我爸爸也早就不是那个可以帮人修电脑的我爸爸了。但似乎为了维持自己科技弄潮儿的人设,我爸爸不肯张嘴问,加上他本就是个寡言的人。偶尔有的东西实在不会弄,让我帮他捣捣,看到他手机满屏都是来路不明的垃圾程序,肯定都是他无意间下载的,我就默默帮他删删。

另一次,全家去吃饭。那家餐馆也是要求数客自己扫码点餐。我妈妈信誓旦旦表示,今天必须请客,并且必须亲自试下怎么操作。她终于小心翼翼点完,准备下单时突然收到一条微信,点餐页面不见了,只能重来。重新点了一遍,付钱时她误触了页面上蹦出来的抽奖按钮,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,最后只能我来。

我妈妈想给孩子花点儿钱都花不出去,气得直骂:“这还给不给人留活路了?要是我自己,我扭头就走,不吃了!”

其实我妈妈玩得挺溜的,常沉迷玩手机到忘了自己颈椎病不该长时间低头。

早在2014年,她就开创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,图文并茂地发表他们知青时代的故事。平日里她爱在逛公园时用手机拍照,还参加公园举办的摄影比赛并获过奖。每隔一年半载,她会把外孙的照片视频做成电子影集。她也很会网购,在网上跟邻居拼团买水果,给外孙网购日用品。我家几乎每天都会接到快递。

我爸爸更是时刻盯着手机玩。我每天都会收

“绿竹青青”、“绿竹如簧”等等。先秦至汉,“淇奥”与“淇园”是竹子或竹园的代称。《汉书·沟洫志》记载,汉武帝“塞瓠子决河,下淇园之竹以为楗”,砍伐淇园竹子用于堵塞位于现滑县道口东“瓠子口”的黄河决口。《后汉书·寇恂传》记载:“伐淇园之竹为矢百余万是也。”寇恂砍伐淇园之竹做几百万弓箭。曹植距上述历史事件的时间很近,给朝歌令吴质写信,也拿朝歌的风物作比兴,顺理成章。书信中“伐云梦之竹以为箫”,既得当又自然。

再次,两封书信中除了“云梦”以外,还提到多处朝歌之风景、典故,这符合“建安文学”追求美辞丽藻、浓缩前书典故的风格。书信中特意提到“墨子回车”这个发生在朝歌的典故。

书中说:“墨翟不好伎,何为过朝歌而回车乎?足下好伎,值墨翟回车之县,想足下助我张目也。”意思是,春秋时期的墨子不喜欢音乐,路过朝歌的时候又何必掉转车头?吴质先生您喜爱音乐,又恰好在墨子当年掉转车头的朝歌县当官,那里可是您展示才华的地方啊,希望您能给我多讲讲那里的故事帮我开拓眼界啊!

“墨子回车”是个著名的典故,《淮南子》《水经注》都有记载。据说有一次大名鼎鼎的思想家墨子乘着马车周游列国,路过朝歌城的时候,特意掉转车头绕道而行。为什么呢?他说朝歌曾经是商纣王的都城,他要避开绕过去,以显示自己的高尚纯洁。唐代大诗人胡曾就有诗:“长嗟墨翟少风流,急管繁弦似寇仇。若解闻韶知肉味,朝歌欲到肯回头?”

曹植这里也引用“墨子回车”典故,是另有他意。他借此告诉吴质,先生您很有文采,在历史文化厚重的朝歌做官挺合适,你在那里干得不错,继续安安生生在那里做你的朝歌令吧!

就这样,曹植客客气气否决了吴质的调动请求。

# 新年读点旧书

□魏霞

新年临近,爱读书的人,喜欢列出新一年的读书计划,但在浩瀚的书海中读什么书好呢?笔者认为,不妨读点旧书。

“旧书不厌百回读,熟读深思子自知。”“温故而知新。”旧书重读而得新意,不少人都有过这样的体会。一部经典,初读初识与重读再识,这其中有关知识和阅历的积淀,情境与情感的变迁,更有时代社会的启发,往往能够有新的角度、新的读法、新的触动、新的感悟,小到又有洞幽烛微的发现,这是多么令人快慰之事呀。明末清初文人张潮曾在《幽梦影》中指出:“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,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,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,皆以阅历之浅深,为所得之浅深耳。”以前读过的书,每隔几年再重新拿起“反刍”一番,会咀嚼出不同的味道。拿我自己来说吧,最初读《红楼梦》是在八年级,那时不喜欢林黛玉,认为她就知道哭,有爱也不敢说出口,懦弱;参加工作后重读《红楼梦》,对林黛玉的哭不仅是谅解,更多的是理解了。

衣不如新,人不如故,而书如故,越是古旧,越是经

时光之手筛选过的越是精华。拿《论语》来说吧,一部薄薄的再旧不过的旧书,中国人已经读了两千多年,至今《论语》每年还能卖出百万册,还不断有人加入读《论语》的行列。在苏州,有一座耦园,其主人为清末按察使沈秉成。当初建园时,沈秉成给东花园中一座书楼起了一个很别致的名字,叫作“补读旧书楼”。他于清闲时,在此补读旧书,借以生发新见解,长智解惑。1939年,著名学者钱穆隐居这座补读旧书楼里,静心补读旧集,专攻《史记》,写就了《史记地名考》,成为一部国学经典。在中国古代文人的各种风雅嗜好中,读旧书还是堪称高格儒雅的文人事情。清末文人孙宝瑄在《忘庐日记》一书中说,书无新旧,无雅俗,就看你的眼光。以新眼读旧书,旧书皆新;以旧眼读新书,新书皆旧。宋代文人费衮如是说:“老者更事既熟,见理自明,开卷之际,如行旧路而逢故人也。”(《梁溪漫志》)他把读旧书比作行旧路重逢故人,读起来让人倍感亲切。

结识新朋友,不忘老朋友。新书还是要读的,但在读新书的同时,我们不妨回过头来重新读读过的旧书,读点已传诵多年的经典,那将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



故园

王治平 作

# 热气腾腾的杂粮煎饼

□张敏

忙碌了一天,下班想着放松一下,趁着时间还早,直奔喧嚣市场。虽然离春节还有一个多月,街上却有了过年的味道,山药、红薯、芦柑等堆满了车辆货车,讨价还价后成交的买家络绎不绝,浓浓的烟火味让我瞬间感受到久违的轻松与快乐。

正在犹豫要不要拒绝晚餐,为自己天天喊在嘴边的减肥身体力行一回,丁字路口的杂粮煎饼摊上弥漫出来的香味却绊住了我前行的脚步。卖煎饼的大爷60岁左右,扎着白色围裙,戴着白色的帽子,一身棉衣干干净净,清清爽爽。“姑娘,来个煎饼?”“啊,对,来一个煎饼!”大爷一边热情地招呼着我,一边娴熟地在铁板上展示他独有的绝技。一勺提前和好的杂粮面糊就能做一个八寸大小的煎饼,面汁摊在涂了油的铁板上,用自制的小推板将面汁顺着一个方向摊开,抹平,再摊开,打薄,煎饼的雏形映入眼帘。眼前的一幕,不禁让人联想起涂料上墙的感觉,美味小吃竟和涂料扯上了关系,我为自己匪夷所思的脑洞哑然失笑,“看饿了?几分钟就好啊!”大爷笑呵呵抬起头提醒我在美食面前一定要淡定!一定要宠辱不惊!努力按捺住自己的食欲,看大爷已经打散了鸡蛋均匀地附着在煎饼上,在高温中遇到杂粮的蛋液仿佛见到久违的老友,顷刻间浑然一体,迷人的香味飘满半条街。对于我这样一个烹饪水平不高却爱进厨房的厨艺小白来说,最爱用的食材也是鸡蛋,番茄炒蛋是拿手绝活,也从没有翻过车。煎鸡蛋、煮鸡蛋、鸡蛋羹、鸡蛋饼、拌黄瓜丝、鸡蛋煎饼,是家家户户餐桌不可或缺的美味,特别是炒鸡蛋。那香味更是让人回味无穷,还记得小时候放学回家,每逢家里炒鸡蛋,一进家门就能闻到香味,让人垂涎三尺,抹一下快要流出来的口水,直奔厨房,总能看到老爸挥舞着铁铲搅动着焦黄的鸡蛋。美味的炒鸡蛋不等出锅就被贪吃的我消灭了一半儿,简单却恒久的美味承载着满满父爱。

冬日里杂粮煎饼摊前袅袅炊烟拉回了我的思绪,抹好一层辣椒,夹上生菜,再放上杂粮煎饼的灵魂——薄脆,“味”的一声一切为二,制作煎饼的所有工序告一段落。麻利地装袋儿,我正准备付钱,大爷笑呵呵地说这是另外一个小姑娘的,人家要两个,我顺着老板的手指看,一位可爱的90后姑娘坐在未熄火的车里正笑吟吟地推门下车:“老板,把这个煎饼先给这个姐姐吧,我两个,可以再等一会儿。”小姑娘干脆利落的话语没有丝毫犹豫。“不用不用,你先来,我等等。”我有点猝不及防。“你没开车,天冷,你先吃吧,这煎饼凉了就不好吃了。”小姑娘依旧笑吟吟的,声音不大却让人觉得亲切。想起几天前看到一个短视频,一个买菜的老者因插队未成将手中菜摔向收银员,收银员委屈的眼泪引起了很多人的愤怒,幸好